



【文化观】

作品首发热衷搞直播，还有大咖网络跨年

文学直播正当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文学也可以在网络上引发爆点。去年12月31日，18位重量级嘉宾以文学之名相聚，为全国读者呈现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文学跨年盛典，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开先河的文学跨年直播引发文学圈内外关注。1月7日，对新书首发网络直播驾轻就熟的作家莫言，再次招呼老友余华、西川，举行了新版《生死疲劳》线上发布。这两场线上文学直播，都吸引诸多网络大平台参与其中，在全网不断掀起热潮。从“这么大规模的文坛盛事，真是活久见”“莫言余华是来说相声的吧”等时事互动热点，可以发现直播让作家、文学作品得以大面积传播，文学悄然在网络实现“破圈”。

新版《生死疲劳》线上发布会是新书推介会，也是莫言与老友的聚会。在大众的心中，莫言和余华可谓中国文学的两座高峰，但极少有人知道，这两座高峰竟然曾经是同住数年的室友。莫言和余华是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的同学，还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为了支持自己多年好友，余华特地赶来参加新版《生死疲劳》的发布会。被网友问及二人当年的校园生活时，余华直接爆料二人同寝室时曾共用一支牙膏，引发围观网友一阵爆笑欢呼。莫言则回忆二人更有趣的细节，同住一屋时，莫言正在创作《酒国》，余华正写着自己的处女作《细雨中呼喊》。二人中间只隔一个柜子，“能听到笔尖摩擦稿纸的沙沙声”，“甚至能够听到彼此喘气的声音”。柜子中间有一条缝，写累了，往后一靠，两个人眼神交汇，“然后灵感突然没了，他也写不下去了，我也写不下去了”。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莫言挂了一个挂历，把这条缝给挡住了，这才“顺利地完成了各自的小说”。

在写完《生死疲劳》后莫言立即送给了余华一本，当时就让余华如痴如醉。谈及第一次阅读《生死疲劳》的感受，余华坦言：“第一个感觉是很嫉妒，写得太牛了！但第二次读的时候是高兴，我为莫言高兴，也为我们的文学感到高兴”。为了参加新版《生死疲劳》发布会，余华特地重读了这本书，“每个段落都紧紧地抓住了我。既看得热泪盈眶又不断地在

笑”。但余华话锋一转，不忘调侃起自己的老友：“虽然我看哭了，但是莫言更容易哭，他看个电视剧都哭。”

这场发布会太有趣，太朴实，太接地气了。两位中国文学顶尖作者之间的神仙友情让网友惊叹，这种友谊不仅仅反映在生活中，也反映在精神交流上。网友的互动也很有趣：“聚在一起都可以开个德云社了”“两位老师的作品悲伤，日常又这么幽默，真是把悲伤带给读者，把欢乐留给自己”。

新版《生死疲劳》线上发布会期间，直播间人气爆棚，抖音、哔哩哔哩两个平台的观看高达300万人次，相关话题在两个平台冲上热搜榜单。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文学跨年盛典直播中，18位重量级文学嘉宾到了现场，50位作家以视频形式出场，共同畅聊文学5个小时。这场盛典分别以“文学的力量”“经典的魅力”“阅读的盛宴”“青春的希望”四个主题展开文学对谈，全网总观看量突破千万次，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盛宴。

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谈及“文学的力量”时说，“社会科学，像历史、哲学，更多的是靠理性的力量去打动人，文学也有理性，但是理性是用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作家把我们生活的场景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每个人从中都可以找到自己或者找到自己周边的人。它的情感性特别强，它的力量在整个人文科学里也有独特性。”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从汉字“文”的意义之独特角度分享文学之重要：“这个‘文’意味着我们有想象力，我们有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我们有为自己建立一个意义世界的能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确实重要，是因为在这个‘文’中，文学是特别基本的，在各个文明中，文学在大的‘文’中是基本的。”

当被问到当今人们阅读经典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以李白的诗为例解答：“世界上自从有了瀑布这种自然现象，就会有文学家不停地去写它，但是只有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刷新我们对瀑布的印象。最杰出的经典文学家会刷新你对它的认知，从而使你对它产生新的情感。”

在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主席董强心中能够被称得上经典的文学具有这样的特质：“我觉得它肯定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采取独特的视野，用独特的文字，给你展开一个独特的世界，有了他以后，你就觉得后来的所有人，出不了他已经打开的那个疆域，甚至是在重复他。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对我来说是经典。”

这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心策划的文学盛宴虽然长达五十多小时，但因为嘉宾们妙语连珠、金句频出，又有文学游戏、多语种朗诵等精彩环节，大家听文学对谈、参与互动猜谜、点赞、留言，忙得不亦乐乎，弹幕里“没听够！”“明年一定要继续办！”等喝彩刷不停。

说实话，一场文学议题的跨年直播、一本书的发布会能吸引1000万人次、300万人次的关注量，这种传播度也只有在实时互动的网络平台才能实现。

网络直播兴起之前，作家推介新作都是举办“小而美”的线下新书交流会，这固然是作家与读者交流的很好的渠道和方式，但奔波在全国各地一场场举办几十人，至多几百人的文学聚会，还是效率太低，作家、出版社和读者都要为此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这种“奢侈的交流”。

但现在不同了，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每个周末都有太多的文学直播活动、新书发布会活动，大批中青年作家聚焦在网络平台上继续给大众创造着丰富的文学生活。这些直播活动能最大范围地传播作家、作品，这个过程中，读者不仅能便捷、近距离地接触超一线作家和他们的新作，还能去聆听那些放在几年前并没有机会举办全国签售活动的作家去谈文学，小众、新锐、刚起步的年轻作家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面向更大范围的读者群。

文学遇到直播时代，让作家、文学与受众的互动更加直接和方便，文学直播让文学交流会打破了地域、时间，甚至作家咖位、名气的局限，让文学轻松面对读者，直接地交流。文学直播已经成为阅读生活的组成部分，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拿出手机共享这场文学盛宴。

【短史记】

“捞”起古代玻璃的身世

□张迪

海上丝绸之路，可谓源远流长，但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缺陷等因素，在几千年的航海历程中，葬身于大海的船只不计其数，满船货物也随之沉入幽暗的海底。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孤独等待，只有部分船骸和货物被后人发现并打捞上来，让其再次回到世人的关注之中。打捞出来的文物中，有一种被称作“琉璃”的古代玻璃，它在现代社会中所受到的关注度，恍若前世一般不温不火。

说起琉璃，人们认知度最高的莫过于琉璃瓦之类的铅釉陶制品，作为建筑构件，它们为人们所熟知。为何古代玻璃也被称为琉璃呢？

经考究各类古代文献及实物可知，被称为琉璃的物品其实有三类：一是天然宝石。如唐代药物学家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云：“琉璃，西国之宝，玉石之类，生土中。”二是玻璃。如《魏书·大月氏传》记载有：“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了一批唐代窖藏文物，其中有一银罐，银罐盖内留有唐人题记，其一为“琉璃杯碗各一”。然罐内实物只有一水晶杯和一玻璃碗。由此可见，在唐代，水晶(天然玉石)和人工制造的玻璃都被称作琉璃。三是铅釉陶制品。唐代崔融在《嵩高山启母庙碑铭》中写道：“周施玳瑁之椽，遍复琉璃之瓦，赤玉为阶，黄金作门。”北宋李诫建筑巨著《营造法式》中明确记载了琉璃的配方：“凡造琉璃瓦等之制，药以黄丹、洛河石和铜末，用水调匀。”

由此可知，古时称一物件为琉璃，若不见实物，则难以知晓其为天然宝石，或是玻璃器皿，抑或是釉陶制品。

近十多年来，渔民在中国南海西沙海域捕鱼时，打捞出不少文物，其中就有古代玻璃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也入藏了一批从西沙水域出水的明代玻璃器，并向公众展出。

展出的玻璃器物中，主要有玻璃环、玻璃盘、玻璃杯、玻璃罐、玻璃发簪和玻璃串珠等。其中，玻璃环的式样有四种，颜色也比较丰富，有红、绿、蓝、橙等颜色。玻璃盘有直腹和弧腹两种，比较浅，都是透明的，但透明度不是很好。玻璃杯形状类似于现代的小啤酒杯。

那么，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收藏的这批西沙水域出水的古代玻璃器，来自哪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玻璃。玻璃一词源于梵语，被译作“玻瓈”。在我国，“玻璃”一词最早见于宋朝，指代国外进口玻璃器皿。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载：“劫国唐武德二年遣使献玻璃水晶杯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枣，小者如酸枣。”清康熙年间，内务府造办处设立“玻璃厂”，其所出制品一律以玻璃命名。

之，以区别于琉璃瓦等釉陶制品。

中国古代玻璃起源比较早。学者于福熹等人采用科学分析的手段，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的观点，对出土于新疆、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和贵州等地的西汉(公元前200年)以前最早的中国古代玻璃进行研究，发现早期中国玻璃的制备技术与原始瓷和青铜冶炼技术相关。中原地区最早的古玻璃制造是从原始瓷的瓷釉制作演变过来，用草木灰做助熔剂，始于春秋和战国早期。随着玻璃制作技术的发展，至汉代，中原地区的玻璃制作技术已传至我国境内南方和北方地区，外传至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国外玻璃制品及玻璃制作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国古代不但很早就发展出自己的玻璃制作系统，之后又学习了国外的玻璃制作技术，制作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社会所需，还源源不断销往海外。南宋时中国就向渤海国(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麻逸国(今吕宋岛)、三屿(今吕宋西南诸岛，麻逸属国)三地输出“琉璃珠、琉璃瓶子”“五色琉璃珠”“五色烧珠”等玻璃制品。元朝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录了当时海运销往各国的货品，其中就有大量的玻璃制品，如“烧珠”“黄红烧珠”“紫烧珠”“红绿烧珠”“硝珠”等。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也向海外带去了玻璃制品。

这些玻璃珠等饰品，备受海外居民喜爱。如《岛夷志略》彭坑(今马来西亚)条：“富贵女顶戴金圈数四，常人以五色硝珠为圈以束之”；《派涯胜览》榜葛刺国(今孟加拉)条：“其行身穿挑黑缕白布花衫，下围色丝手巾，以各色硝子珠间以珊瑚珠穿成璎珞佩于肩项。又以青红硝子烧成镯，戴于两臂”等等。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收藏的这批古代玻璃，除玻璃酒杯明显带有西方艺术风格，需要进一步论证之外，其余皆为中国风的艺术造型，应为古代中国制作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境外输出的外销产品。其中，部分为妇女装饰用品。如纤细有开口的各色玻璃环，应该是玻璃耳环。口径较大的玻璃环，应为手镯，戴于手腕或两臂，特别是较厚的玻璃手镯，形制大小如同玉质手镯一般，可能为仿玉作品。古代的南方，人们就喜欢用玻璃仿玉。而玻璃串珠也应该是上述的“各色硝子珠”之一了。

随着考古的发现，新疆若羌县巴什夏尔遗址的玻璃作坊，以及博山琉璃厂窑址等古代玻璃制作遗址开始为人所熟知。如果说这些玻璃窑址在实际上证实了中国古代确实生产玻璃器物，那么现今在西沙水域打捞出来的中国古代玻璃器物，则在实物上证实了中国古代先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本国制作的玻璃制品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尽管其数量上远不及瓷器等大宗商品。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投稿邮箱：

qlwbxujing@sina.com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